

春末,去了一趟苏州,穿街走巷,在一条叫作文衙弄的里弄深处,找到了艺圃。这是一座明代园林,小巧玲珑,古朴幽深。进门,狭窄的甬道旁,植有一株迎客蔷薇,攀墙而立,正是花开盛时,满架粉红色的细碎花朵,在微风中如群蝶翻飞,洒下一地斑驳花荫。

簇拥到蔷薇花下照相的游客人很多,凑热闹,我也挤过去,见缝插针,照了一张。白发红花,也是一番景致。在百花群中,我喜欢这样细小的花,不大喜欢那种大朵的花,如绣球花,团团圆圆,锦簇如乳,大得有些不真实。同样春末时开的花,牡丹和芍药,花朵也太大,一副华贵雍容的富态样子,都比不上蔷薇,小巧可爱,如一群放学后归家的小学生,拥挤着,欢笑着,跑出校门。能听见花的声音。当然,春天这时节的木香花也小,但只有一种颜色,赶不上蔷薇花色彩缤纷,更明亮照人。丁香花也小,但香味过于浓郁,有些呛人。蔷薇花却只有颜色养眼,没有那么香气袭人,所谓: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多。我把这张艺圃蔷薇花下照的照片,微信发给一个远方的朋友,她是我童年的伙伴。在一条老街上,我们一起长大。只是岁月如流,浮生颠簸,如今人分两地,多年未见,只靠手机微信,偶有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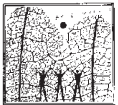
前不久,我收到她微信发来的一张照片,居然也是在艺圃,也在进门狭窄甬道那一株攀墙而立的蔷薇架下。只是春天早已过去,一架翻飞的蔷薇花,一朵不见,曾立枝头的蝴蝶,已不耐烦,早都飞走。微信中,她告诉我:你照片中的蔷薇

花已经落没了,现在,倒是绿叶茂盛。她是特意去了一趟苏州。她住的地方离苏州不远,苏州去过多次,但从没去过艺圃。微信中,她又说:没想到,辗转在市井街巷中,竟藏着如此层出不穷的景观,差点儿就错过了。只是蔷薇花未能看到。她问我: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看见蔷薇花,是什么时候吗?我说记不得了。她说刚上中学初一那年的春天,在正义路,第一次看到了蔷薇花,以前,咱们谁也没见过。

正义路,离我们住家很近,那时候,过老街的北深沟胡同,穿过护城河和明城墙,就是正义路。那里有一个带状的街心公园,尽北头便是长安街。初一那年春末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们两人约好一起到那里温习功课,书本上跳跃着从树叶间筛下来的明媚晨光,也跳跃着喜悦的心情和懵懵懂懂的情感,我是记得的。但她说那里还有盛开的蔷薇花,我记不得了。怎么不记得了呢?她说,就在我们看书时坐着的石头旁边,一丛黄色的蔷薇花,开得特别旺盛。花叶间有刺,还扎你的胳膊了呢!惭愧得很,我真的很

想不起来了,毕竟过去了六十多年。但那一刻,正义路街心花园的蔷薇,和艺圃的蔷薇,叠印一起。暮年的蔷薇,她没赶上,已经凋落;少年的蔷薇,我忘却了,却还开放在她的记忆里。花开花落,就是人生。人生颠簸,有得有失,却在日后的某时某刻,或某处某地,总能达到了平衡,或让我们会心,或让我们愧疚。

不禁想起放翁的诗:小轩愁入丁香结,幽径春生豆蔻梢。



吴越分界

嘉善地处杭嘉湖平原北端,是浙江省内苏浙沪三省市唯一的交汇地。史前的马家浜文明就有先民在此劳作,但直到明代的1430年嘉善才设县,将原嘉兴县东北之迁善、永安、奉贤三乡全部和胥山、思贤、麟瑞三乡之部分置嘉善县,县治设在魏塘镇,隶嘉兴府。如今除了魏塘,其余旧地名已不复存在,唯有奉贤成为上海的一个区名,后者1726年始设县。沪浙交界处沪杭高速经过的小镇叫枫泾,如今隶属上海金山区。有一条小河横穿市区,古时此界河分出南北两镇,是吴越两国的分界线,如今还有界碑。北镇属于华亭县风泾乡,南镇属于嘉善县奉贤乡。1951年,政府把南镇也划归上海,从此枫泾失去了一镇两省的风韵。



平安喜乐
(篆刻) 张屏山



一位老读者,正游历东欧。我在朋友圈刷见,问候了一声,没想到很快收到他传来的整版PDF,竟是我2006年写的《三城记》!“当年正是看了你这些文字和照片,才发愿要来布拉格听一场交响乐的。”正是因了古典乐,布拉格才使我念念不忘,对老读者的游程倍感亲切。初中同学聚会,忆当年,几个女生放学后喜欢在闺蜜吴妹妹家做功课,边写边听邓丽君。有一次,不幸被班主任发现,班长揽下责任写检查。听了一惊,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情节?记忆力超群的女生说,那次你正好没在。那我去哪儿啦?事后有同学想起来告知,你后来不大听歌了,你喜欢听没有词

的音乐了。最近一次听古典乐,还是去年秋天的“梅第扬与柏林爱乐巴洛克独奏家合奏团”音乐会。上交“馄饨皮”偌大的主厅座无虚席,整场听下来,听众的反应让人“感觉很多人能听懂”。散场回家夜已深,我还在兴奋中,发朋友圈“帕格尼尼,适意适意”,一下炸出好多点赞、评论。爱古典乐,跟家里的年轻人比起来,我算小儿科的。人家高中时,幸逢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来上海,他网上订好票,连续四夜跑去大剧院与瓦格纳神交。作家赵天天生前,有一次为采访稿事打我手机,不巧家里音响正播放



庭院深深深几许,上海的闹市区静卧着一些颇有来头的洋房宅邸,神秘莫测,素日大门紧闭。只有等待一场展览从天而降,才能教深宅大院把门敞开,露出深藏的真容来。快啊,限期开放!装扮入时的人络绎不绝地到来,三分为展览,七分倒是冲着洋房建筑本身。老洋房和艺术展总是互相成就的。这个夏天,淮海中路

的历峰双墅在办精致的祖母绿宝石展,上生·新所的孙科别墅正供人观赏“博尔赫斯的花园”展览,而陕西北路上诞生《辞海》的那标志志性欧式洋楼——何东旧居,也装潢一新首次对外开放了,为其亮相揭幕的是“森山大道:记忆·记录”摄影作品展。走入楼内,这里俨然一个黑白世界。大师的照片高对比、粗颗粒,妖媚地凝固在墙上,高挑的落地窗不时变幻着云卷云舒投下的光,建筑本身是活生生的,气质独特。凭栏回眸,曾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春秋岁月,这里在编着一部又一部辞典,何尝不是“记忆”与“记录”?看展览,讲究氛围感。豪门深宅有大开大合的气派,而闹中取静的居民区小洋房,如今也是观展爱好者趋之若鹜所在。电影《爱情神话》里,老白要圆一个“中年艺术梦想”,唯一实现的路径是:开画展!并且这一使力操办,就直接把展开进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滩十八号!然而,并非

酷热的七月,都市人的最佳避暑方法是进入冷气十足的电影院,好好享受两个多小时的视觉刺激或者是笑得乐开了怀的喜剧片,哪怕是影片剧情闷得很,但至少让自己舒舒服服躺好睡一会儿。可是,七月十九号这一天,获悉了一条信息:78岁的郑佩佩因病去世了。顿感突然,止不住地往回倒数——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?实在记不起来了。那,我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郑佩佩的?也没能想起来。我进入邵氏公司当配音员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,而郑佩佩1973年结婚后便移民美国,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认识。

最靠谱认识郑佩佩的时间是在1998年初。那年由香港电影导演协会、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等香港的电影组织联合举办纪念胡金铨逝世1周年活动,香港艺术中心热心支持我们的活动,免费给我们借用该中心电影院给我们放映胡金铨的《大醉侠》。然而,万万没想到邵氏公司不愿意借出影片给我们在该活动中放映。离要举行纪念胡金铨逝世1周年活动越来越近了,邵氏还是不愿意借出《大醉侠》,举办一个这么重要的活动,居然没有其作品出现,那肯定是很荒唐的事。怎么办?香港电影导演协会和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参加筹备的朋友心急如

一次在福州路上海书城听一位知名作家签售前的演讲,其中讲到读书的作用,她言辞毕,立意高,令第一排的我佩服地仰望着她。如果我自己亲身经历答此题,就两个词4个字——聊天、美容。蛮久以前有次去某郊洽谈需要对方支持的一些公务,因为参会的头脑都不熟,所以坐上会议桌先来几句拉近关系的客套。我说“这里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”,与会

借片《大醉侠》

列孚

焚!忽然,其中导演会一位执委站起来问:谁有郑佩佩的电话?“郑佩佩?”郑佩佩这三个字跳了出来,众人心头一热,觉得请郑佩佩助力向邵氏借片,比我们去找邵氏靠谱得多。终于找到郑佩佩电话,我们急打电话给她,将借用影片《大醉侠》遭邵氏拒绝一事告知了她,希望她能向邵氏公司借用该片。

郑佩佩的出现实在是太巧了!我们本来就想要邀请她出席该次活动,但因为匆匆间遇到机票、酒店等费用问题,唯暂时搁置邀请郑佩佩出席活动。可是,没想到误打误撞,居然成功了!原来郑佩佩本人这次回港已有好些日子,但她为人低调,除了近亲好友,其他的人不想打扰,因此知道郑佩佩回港的人并不多。然遇上了这件事,她便十分热心地参与了这件事。故此,当她亲自返到邵氏,向方逸华小姐陈明纪念胡金铨岂可少了《大醉侠》?在此情况下,方小姐也就同意借出《大醉侠》放映活动,费用全免。结果,这次举办纪念胡金铨逝世1周年活动十分成功。而我也算是通过这个活动从

者闻听我开腔后频频点头;我又放低身姿微微前倾说“我一直以鱼米之乡四个字的意思就是盛产鱼和米的地方”,大会议桌一圈显然没有听清楚这“一直以为”肯定是带后续转折的,居然又是纷纷称是,一副敷衍的样子。我顿了一下清清嗓子说:我后来才知道啊,这“鱼米之乡”的鱼和米并非作两个并列的名词解释,而应该是“以鱼为米的地方”,喏,是拿鱼当饭吃的地方啊!

感谢
邓伟志

论一地农耕时代的富庶,显然后面那种解释显得富裕程度更高。我寥寥几句对这个大家从小知道的词语进行的颠覆性注解,顿时让会议桌满满一圈人张大了眼睛,嘴里发出长长的“哦”声,大概他们心里在说这个人大好像有那么一丢丢厉害的模样。反正后来正式开会,我想求助的事情很顺利,彼此也成了热络的朋友。对我类似上述“言语压君子”的表现最有助力的便是张岱的《夜航船》了。我把此书列为“聊天宝典”第一名。这“鱼米之乡”之解,即出自此书。其二,读书有助于美容。哪怕有再丰富的胶原蛋白,我也不喜翻看自己过去的照片,小学、中学哪怕大学,因为觉得过去长得实在没法看。而终于靠读书,才长过了稍稍不能被嫌弃的及格分。

面积小,细节就特别紧要。在这样的小房间里,我们看到过灵感来自卢浮宫金字塔的台灯,也见过融入福州建筑元素的服饰、造型独特的各种器皿。前来看展的多是年轻人,主理人也是年轻人。展览的定位介于艺术和商业之间,作品除了展示,还可销售。小洋房的小展,吸引人的魅力也许正是生活的艺术,我的女朋友莺莺讲得生动:“在这样的房子里看展览。看着看着,我就不想走了,想住到此地来,一直住下去。”

成为策展界的“后起之秀”还是近几年的事儿。
看展在上海
责编:沈琦华

而认识了郑佩佩。邵氏公司格外重视留下来影片版权,能够让邵氏借出影片者,唯郑佩佩也。也许如此,邵氏一直不肯将影片外借,一次邵氏电影回顾展都没有举办过——郑佩佩除外。之后,曾多次在一些电影活动中见过郑佩佩。她为人大方、热情,毫无架子,每次见到她都是满脸笑意,给每位朋友都带来的是欢乐。



暗香浮动(中国画) 周思梅

我是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的居民。我们小区面积不大,人口不少,可是绿化很好,一年四季都有花开。6月初的一天,我去倒垃圾,下台阶时一不小心

跌了一跤。在我身后的一位老年妇女拍我左边,一位中年男子拍我右边,让我站立起来。刚站起来时我还不便行走,那位男同志便把我落在地上的两个垃圾袋捡起来,送到分类垃圾箱。我打心窝里感谢他们两位。可是我追不上他们,只能两手并拢朝两个方向分别给他们行合十礼。

追《繁花》

廖书兰
这段时间在香港,每天晚上乖乖地坐在电视机前,专心看《繁花》。这是王家卫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。香港观众热播《繁花》。我看的是普通话版,但其中依然有我能听得懂的话话腔调,例如:爷叔、嬢嬢、阿姐、再会、我不响、谢谢依……听来十分亲切。朋友孙国华教授,幼年离开上海到香港,他看的是《繁花》上海话版。80多岁的孙教授流着泪追剧,单单《繁花》里的街道名:黄河路、城隍庙等等,就勾起他无限的思乡情怀。孙教授觉得《繁花》和当年的港剧《上海滩》一样,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